

登华山

廖奔

路过，远瞻而已，尚未登临。今天，我来登华山。

当地人告知，如果徒步攀爬华山，只有一条在岩石上凿出的狭窄梯磴路，从玉泉院开始，途经百尺峡、千尺幢等险径，爬四千九百九十九级台阶后到达北峰顶，年轻人一般需要四五个小时。另外则有北峰和西峰两条缆车上去。梯磴绝陡，常常几乎垂直开凿，而且每个台阶只能放下半只脚，宽仅容二人侧身而过。抬头上望，梯磴沿巉岩绝壁直入云霄，成弯曲的一条悬线，时而隐入树梢，不觉双膝发软。七十岁老翁登山，还是识时务乘缆车吧。

缆车悠悠，凌空而起，迅疾滑向峰巅。只一会儿工夫，人已悬在万山之上。周围峰峦起伏，皆是白崖峭壁，陡峭耸峙。迎面一块白色巨岩扑来，上面垂有整齐的纵列弧线，看去犹如一条斜面瀑布倾泻而下。前望山巅，五峰攒聚，恰似莲花瓣。下窥隐约可见登山梯磴道，盘旋于山坳林隙间，忽而绕崖攀挂，忽而绝壁直立，有人手抓两旁夹护铁链正在攀缘而进，观之也令人手脚出汗。

到达北峰顶，原来这里还只是攀登华山的中途点，须继续向更高的中峰攀爬。我鼓勇而行，来到擦耳崖。所谓“擦耳崖”，是沿一巨崖旁侧的石路上行，右侧紧贴崖壁，人行其上，需擦耳而过，左侧即是万丈深渊。以往无路，只能踩着溜滑崖脊上凿出的坑窝前行。今天凿出了一条一米多宽的石阶梯，旁侧有铁栏杆护佑，并不危险，尽可以边爬边欣赏崖壁上重重累累的古人题字。

穿过擦耳崖，是一段竖直的石蹬天梯。我手抓两侧铁索，脚踏石壁，攀缘而上。登到一个平台，喘息未定，前方忽然亮出一道斜向山壁，直直的一条路径通向远处山峰顶端，望去就像一条苍龙卧伏。我知道，著名的苍龙岭到了。这条山壁很薄，就像一堵直立的刀墙，人要顺着山脊的“刀刃”一直爬上去。这是通向山顶诸峰的唯一通道，长一点五千米，宽仅一米，两侧都是万丈悬崖。攀援在山脊之上，虽然两侧皆有铁栏杆护持，仍然让人胆战心惊、头晕目眩，尤其不敢向旁侧观望，只

能一步三顾地向前挪行。传说当年韩愈曾攀上苍龙岭，其时雾气满壑，他看不到两侧的深渊，并没有感觉到危险。待下山时，雾气散去，看清了面临的险境，韩愈大惊失色，竟然不敢再措脚步。大哭一场之后，他用随身携带的纸笔颤颤抖抖地写出遗书，投向崖下，准备就此了却残生。后来是当地县令闻讯，才组织人力将他救回。至今，崖壁上可以看到“韩退之投书处”几个镌刻大字，提示着这段轶闻趣事。

过了金锁关，转道西峰。西峰通顶要经由一条鲤鱼脊背一样的光滑岩石路，人流熙熙攘攘，两侧万仞悬崖。好在两旁已经拉有牢固铁链，防止坠落，并无危险。于是，人们挨挨擦擦，上行下移，欢歌笑语不绝。登顶为莲花峰，白石覆瓣，绝像一朵莲蕊未展，李白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因说“石作莲花台作台”。山石如莲花一般，华山之名即取意于此，华山者，花山也，“华”是“花”的古字。

由西峰转爬南峰。华山的海拔高度为五岳之冠，南峰又为华山之冠。这里奇崖突兀，峰切峦削、险峻峻峭，直指苍穹，真可谓人间仙境。

登顶南峰，天高气爽，万山攒聚，云气横流，只见天近咫尺，伸手可触。极目北眺，苍茫雾气中露出辽阔的绿色关中平原一角。其中渭水、洛水都流成辗转弯曲的黄龙。宽阔的黄河由北方咆哮而来，遇到华山阻挡，向东直角转弯而去。河床极北处似乎约略可见龙门峡谷，那是传说中禹开始治水的地方。黄河东北岸可以眺见森绿的中条山，山脚下的风陵渡、永乐宫隐于云霓之中。华山向东便是著名的潼关，紧扼华山与黄河之间的狭窄通道，卡住豫陕之间连接的咽喉。

华山本为花山，它的峰巅大多由重岩叠瓣的白石组成，给人似花的感觉，所以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说：“远而望之，又若华（花）状。”西周时期的金文字体里，“华”的字形就像一朵花，有花瓣、花萼、花托和根茎，所以说“华”是“花”的本字。花又与明丽、绚烂、辉煌的感觉相连接，因此自古“华”字又作华美、光华、光辉讲。只是到了魏晋时期，

汉字里才又从“华”字分化出“花”字，专门指称花朵，“华”字则成为华山、华夏、中华的专称。

以后，华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道，常常是军戎来去、兵戈相加，得此地者得天下。战国争雄，秦军从华山脚下越过，向东吞灭六国、统一中原；汉唐帝国均立都于华山之东西。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，都被华山尽收眼底。亘古的华岳，坐观世事更迭，阅遍人间冬夏。此刻，我的耳畔便隐约飘出华阴老腔那淳朴粗犷的歌吼声：“女婿娘娘补了天，剩下块石头是华山……华山和黄河做了伴，田里的谷子笑弯腰……”

南天门外是万丈绝崖，就在绝崖的中间，横出一条长空栈道，系在绝壁上打入石柱、铺上木板而成。栈道断掉的地方甚至只有直壁上凿出的石窝可以落脚，那是登华山最为险要的所在。望着年轻人系上保护带、锁上保险扣，把自己和石壁钢绳连接在一起，起步横移跨上栈道，如猿猴般贴壁而行，悬身于绝崖半空，不觉魂魄飞出、心胆俱颤。清代才子袁枚《登华山》诗有句：“天路望已绝，云栈断复交。惊魂飘落叶，定志委铁镣。闭目谢人世，伸手探斗杓……归来如再生，两眼青寥寥。”生动描述出他当年攀爬绝壁栈道时的恐惧绝望和过后的惊魂难安。据说东峰还有更加险要的“鹞子翻身”处，人在绝崖上辗转爬行，则已不敢想象了。

意尽筋疲之后，从西峰乘缆车回返。缆车从万丈绝壁顶端猛然跃下，滑行在直壁立崖间。山体竖直笔挺，如刀削斧劈般，上下贯通，撑天立地。壁面白石嶙峋，有奇松怪柏挺峙其间，或如白色瀑布挂壁，或如水墨壁画晕染。时而又严扣聚合，仍然坚如铁壁。随着高度的降低，纵向山体更加纹路多变，加上墨绿树渍的勾边围框，结构出一幅幅自然曼妙的国画画卷。我兴奋地不停按动相机快门，拍下连幅的生动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恬淡沉静、意境绵邈。

华山，我心中的山！

制图：汪哲平



城市像什么？我童年时有这样的感受，城市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，灿烂、神秘，孕育着幸福和希望。

毕节城便是我心目中那颗光彩熠熠的“星”。上小学时，父亲常常对我说，这学期如果考得好，就带你到城里大爷家去耍。大爷是我爷爷的堂兄，家住毕节城里一个叫“水巷子”的地方。那时候，进毕节城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，体弱多病的我，难免会有些吃不消，但大爷家里明晃晃的电灯、白花花的米饭、香喷喷的炒肉，还有毕节城里花两角钱就能买到的一大把的水果糖，都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。因而尽管脚上常常走出水泡，我也依然憧憬着进城，兴致不减。

后来，我考取了贵州省毕节师范学校，到了毕节去读书。我常在课余时间登上学校旁边的虎踞山顶，像欣赏一部厚厚的典籍那样，细心打量着毕节城里那些长长短短的街巷、高高矮矮的屋舍。周末，我会约上三五个要好的同学，在大街小巷里漫无目的地溜达、游玩，累了疲了的话，就掏两角钱，到人民剧场去看一场电影。

曾记得，那时毕节城里最宽敞的地方，莫过于清毕路、威宁路，七八米宽的水泥路面上，常常挤满了卡车、拖拉机、自行车，偶尔还会冒出一辆机关使用的绿壳吉普；最繁华的地方，莫过于南关桥，周围有五金公司、百货大楼、新华书店等建筑；最有烟火气的地方，则在新街、马家巷和太平桥一带，常用的生活物资、地方小吃，都能在那里寻到，时而有叫卖声从幽深的小巷传来，那句悠扬而沙哑的“炒米糖——开——水——”，至今还在老毕节人的耳畔回响。

我在毕节城里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，毕业后，分配到老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里工作。但是，毕节的星光仍然不时闪烁在我的脑海里，激励我在工作之余坚持读书、笔耕不辍。后来，毕节市委宣传部创办《毕节晚报》，我成了一名报纸编辑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国家加大对毕节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”试验区的帮扶力度，毕节城沐光以滋、吸露以润，渐渐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。

缘于职业的敏感，我的视听神经每一刻都在与毕节的发展变化同频共振。看着当时被叫作“摩天大楼”的电信公司办公楼在威宁路拔地而起，看着麻园路、洪山路、天河路如巨龙般往城郊延伸，看着夜晚街头昏暗的路灯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虹霓，看着城周原来光秃秃的文笔山、纱帽山、虎踞山、鹅顶山披上了绿装，看着从响水滩奔泻而下的河水在城区梯式水坝下形成的一道道瀑布……我不禁心潮澎湃，采编了不少反映毕节城市建设发展的文稿。2003年，由我所在的报社牵头，组织了一次“毕节新八景”评选活动。活动历时半年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，最后评选出“南桥虹霓”等毕节“新八景”。这次活动，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毕节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之情。

2013年，毕节飞雄机场通航。随后，毕节主城区至市辖县全部修通高速公路，成贵快铁毕节段也终于通车，毕节由此去掉了千百年来的“边远”“闭塞”的标签。现在，从毕节到首都北京，航班直达大兴国际机场，仅需



毕节的星光

傅立勇

两个半小时。毕节城里的发展也日新月异，金海湖新区“产城一体、校城一体、港城一体、景城一体”，湖在城中，楼隐园中，“花开红树乱莺啼，草长平湖白鹭飞”，像极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。商业街区红红火火，热闹异常，汇聚了毕节的各色美食，水八碗、夜郎汤锅、天麻炖土鸡等地方名菜，让多少远客嘉宾大快朵颐，流连忘返。

我在毕节城里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一路一巷、一园一林、一楼一阁的变化，都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印记。我先后搬过三次家，最后在毕节的南部新区里按揭了一套新房。站在三十层的新房阳台上，无限风光尽收眼底：碧阳湖恰似一条卧伏的巨龙，波光粼粼，绿染堤岸；湖心有岛，名曰白鹭，看上去却像高高昂起的龙头，岛上林木葱郁，参差错落，常见洁白如雪的鸟儿在枝头振翅欲飞、追逐嬉戏。晨练于湖畔步道，一路清风开怀，绿水洗心，柳丝撩人，无处不是清新隽永的景致。每逢节假日，当夜幕降临之时，巨大的音乐喷泉就会闪亮登场——伴着欢快的旋律、梦幻的灯光，原本平静的湖面忽然变得灵动起来，喷泉或如嫩笋列出，或如仙女散花，或如青烟含露，或如玉龙垂饮……千姿百态，光影生辉，犹如在水面上升起一片片灿烂的星云，向游人们展示着毕节的骄傲和荣光。

这些年来，毕节的变化发展令人惊喜。在铁匠街斑驳沧桑的古城墙边，在碧阳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间，在南山体育公园密密麻麻的健身人群中，在《想我就到毕节来》的动人歌声里，我都能感受到一缕缕暖心的曦光在这座城市里飞舞、浸染和跳荡……

彭阳的“霓裳”

陈美者

我从南方而来，直奔宁夏彭阳。来之前，我已有诸多想象：黄沙弥漫、大风呼啸、积雪经年不消；驼铃声声、宝石闪耀，丝带风中飘扬。帝王的气派、将军的战功、僧侣的跋涉、文人的诗篇，都是留在这片大地上的痕迹。我甚至想象过与骆驼相伴的商贾干裂的嘴唇与双眸的锐光。

而当我站在彭阳县的金鸡坪时，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片叠翠流芳的田园风景。

居然是这样一幅青绿画卷啊。梯田层层叠叠，流连铺展于山间。一座山连着一座山，一层田挽着一层田，宛若波涛在大海中翻滚，一浪叠着一浪，让我不由想起闽地的霞浦海岸线。可以想见，在晨曦晚霞时分，在落雨起雾季节，这样的广阔梯田，该有着怎样的灵动之美。

对于一个见多了青山绿水的南方人来说，彭阳梯田虽然很美，但还不至于震撼心灵，直到我了解了它的来历，才感到彭阳的不凡。

此地原来几乎都是荒山，黄沙弥漫，水土流失严重。1983年，彭阳立县，此后彭阳人发扬钉钉子精神，改坡造地，修建梯田，封山育林，方才捧出这样

一方绿意。彭阳的朋友说，退耕还林二十多年来，每年春天，大家都会上山种树，十来天的时间里，扛一把铁锹，带一壶热水、穿一双胶底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可是，植株在旱地的成活率是个问题，种下的树还未长成，就可能被夹杂着黄土的风呼啸着拔走。所以，光有热情还不够。在这样一个黄土丘陵沟壑区种树，是一件专业度很高的事。当地有一个独特做法：在小坡度的荒山和退耕还林的缓坡地段，挖一个坑，宽八十厘米、深八十厘米，挖出的土堆作外埂，用来防止水分流失，埂不能太窄也不能太低，标准是宽五十厘米、高四十厘米。坑是用来作栽植穴的，还不是梯田的田面，真正的田面宽达两米。田面并非完全平整，要有小幅度的反坡，自然也是为了防止水分流失。还要考虑坡位、坡向、坡度等各种因素，每隔数米还要修筑拦水坝，作为集水坡面。这一套技术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土壤中的水分尽可能地得以保存，并假以时日，改善土壤的质地。

这真是经年的工程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春天种下的山桃、山杏成活了，沙棘、柠条布满山坡，偶有兔子、狐狸在林

间闪过。森林覆盖率大幅增加，荒山变成生命之山。每道两米宽的田面上种着小麦、玉米、胡麻、油菜、大豆，它们随风摇曳，沉静又蓬勃，朴实而壮阔。

因为整体环境和土壤在变好，能种植的树木品种也渐渐变多。有些低产山杏被嫁接为红梅杏，人们还种了云杉、连翘等，并以针阔叶混交、乔灌草花搭配等方式，培养了立体生态景观林。物种丰富了，一年四季皆有风光。春天，桃花、杏花、李花开得绚烂，遍布田间，好一幅山花烂漫图。夏天，草木一律着翠衣，清新、葳蕤、昂扬。秋天，果实挂满枝头，甜蜜渗进人们的唇齿间。冬天，雪给了这些辛苦生长一年的植物休憩的机会，素净中又酝酿着无限的力量。彭阳的山仿若身披不同颜色的霓裳，在日光、云雾、白雪中巍然而立。一年四季，景色长美。

当我了解到这一切时，我开始认真打量周围的树木，顿觉这些树木是那么好看。除了山桃、山杏，还有我熟悉的云杉、松树等，但它们和南方的植物不同。这里的树木枝叶都是细瘦瘦的，结了果实也都是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我掌心里的那枚松果，叶片更是叠得细密，一片一片慢慢长出来

的，一片紧紧地抱着另一片。这不难理解。对于黄土高原的树木而言，收敛的小叶有助于储存水分，捧出的小果已经用尽它们的全部力气。

令我惊讶的还有柳树，与南方的更不同了。南方的柳树修长柔美，且往往生在湖边，枝叶如丝绸般在微风中荡漾，一下一下地点着湖面，远远望之，就像美人在揽镜自照。彭阳的柳树则不同，树干粗壮许多，枝叶也显得硬朗，很少摇曳之姿，还是美，但属于那种飒爽英姿的美。

我对当地朋友说起这点小小的发现，她回复我道：“这些树木要扛多少风沙啊！”

朋友的话，让我思绪飞扬。于我而言，与彭阳相逢真是一种幸运，我得以见识了这里的人们如何用几十年时间，打造出如此美丽夺目的“霓裳”。那是需要坚韧之心的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，甚至十年，都不见得有明显成果，但是必须坚持不懈——一棵树被种下，另一棵树再被种下，直到它们在时光中站成排，长成林，成为这天地之间让人赞叹的蓬勃！

我的心为之震撼，这彭阳的“霓裳”，真是让人受益良多……